

集部

曝書亭集卷五十九

翰林院編修朱彝尊撰

論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盖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嵗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胤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

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録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録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賔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為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

履祥也至朱子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据以作夏殷周本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書序文以證保傅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孜

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删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删與不删又謂孔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

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蘩為節士以采蘋為節令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

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宫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宫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宫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鍾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賔出奏陔鄉射之禮賔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賔醉奏陔公入驁此又何

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

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删後之言况多至三千樂師矇叟安能徧為諷誦竊疑當時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删詩云者非止全篇删去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或句删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删故為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删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

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

脱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

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

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

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

逸也非孔子删之可信已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

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

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于句之

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无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删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

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失而失樂不期于缺而缺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説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苡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讒一作悅）

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為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為伋之傅母作黍離為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苡作蔡人妻作汝墳為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為申人女作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作燕燕為定姜送婦作式微為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為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

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説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説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

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為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為子滕薛來朝侯也

其後滕降為子薛降為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為侯或降為伯或降為子或復為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温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杞則云用夷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

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
齊之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
弦子温子䕫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
徐子執于楚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
復書爵也其曰杞成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
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
子也以其用夷禮雖大曰子也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
伯其義何也之衆説者皆由尊聖人之過謂聖人可以

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末衰諸侯不事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庾之細猶得稱公

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强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予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强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

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

使名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崇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賛喜致禬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為尊者

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興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興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名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為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名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喪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喪八月來告至改歲

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已猶不可忘况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内朋友之義無施不報况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為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邪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号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葬魯使非其人邪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

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無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為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

賻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為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為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葢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三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啟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

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為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為周公之後國恥孰大於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為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巳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為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為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

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為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芊以黄易嬴以吕易司馬以牛其事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袪惑史沒其文斯人之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為功世道者大也

以春秋為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𡚁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𧿹竈𠢕而聽之又得丘明為之傳于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

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删裁會粹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寳書同也十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

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為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為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為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

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睢為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為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椹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冦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為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衆之尊為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為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盖吾

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横議孟氏以為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為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為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為

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為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畫一其忽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為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

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為進食宜其有知已之感千金之報不為重也迨于楚為郎中投漢為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已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

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没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為大將又設壇塲具禮名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已之感雖葅醢其身不惜彼武陟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纎毫之過而陳平倡偽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吕后者包藏禍心以為

信不死必不為所用由是文致其辭勠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為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為高帝所殺則雖葅醢無憾其為是言者深憾為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楊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喬華仕于齊子産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豈好爲已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也楊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

偽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悦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為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為唐尊之柴車尾器也後之所為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為郎莽之偽雄知之雄之偽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為偽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為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

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没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説巋然配食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王弼論

毁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

也孔頴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髙談理數祖尚清虚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既注易別注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横渠張子之易説矣開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如谷神芻狗

三十輻為一轂髙以下為基皆老子之言在宋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訕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具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予魏而以列國待漢狀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

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

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
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
被罪借私隙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
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
衛覬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
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
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
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

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壽予竊以為未得其平也

曝書亭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蔣維壁

曝書亭集卷六十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議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

臣而被服等于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學

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祭穀耕耤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學之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子之樂享以十二籩

舞以八佾何為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令循而不改知曲阜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弊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弊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有罪或其伯兄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

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馬而不顧弊二也夫既封上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為光榮矣或謂襃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固然爾今之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徙其裔孫給之土田歲

時灑埽無廢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弊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

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馬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邽鄡燕狄廉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絶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

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為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廡可信已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

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為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駮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奥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

其箋傳經自為經緯自為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盖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説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恠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沿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之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况鄭氏

之功文公成公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從祀孔廟不當罷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合羲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為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觧釋四書漸多

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為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子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

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

檮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宜倣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盖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

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據竊一家之書以為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别事纂修可也

釋

釋圭

圭之為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三尺土圭

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琰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說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琰圭以易行除慝鄭衆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搢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刎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

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墜而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為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剡其上若芒刃殆古琰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即康成所云大琰者也昔湯既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

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
而成湯既没納諸其墓者乎客有先予觀者為賦玉劒
歌予考桃氏為劒未聞攻玉玉劒之載于六經者無之
遂定以為圭作釋圭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為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殺牲盛饌曰
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

牢而散齋致齋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

棃南人謂之棠棃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棃也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棃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檳子者乃赤棠也其曰棠棃者以花似棠實似棃合而稱之爾

釋朹

爾雅杬魚毒郭璞注云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陸徳明釋文云杬音元又作芫鄭樵注云今南人謂之杬木其皮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杬之用在子沈瑩臨海異物志云杬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裴淵廣州記云杬㱿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杬子法云杬木皮淨洗細莖剉煮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冷内甕中浸鴨子

去聲

一月煮而食之廣韻注杬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不壞
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黄杬子連蔕木瓜故李景
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黄杬子五蔕木瓜左文質
吳興統紀云大歷元年進單黄杬子談鑰吳興志云唐
歲貢單杬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黄杬子一千三百顆
樂史寰宇記湖州土産單杬子予嘗問之州人莫有識
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杬如蒼耳益母莖榦不純渣以藏
鴨子則染其外陶宗儀輟耕録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

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醎杬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杬為杭於是凡詮杬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杬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黄重黄三黄則造杬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卞彬下酒以杬皮為肴則又専用皮已

說

名孫說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為之說曰天下之木莫

良乎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末虛桐則枝之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時也當暑而蔭炎熱之不附也鳳皇之羣游非桐不集琴瑟之中呂非桐不宣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嘗有傴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枝于百尺之表橐鄂之垂柯葉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矣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

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穈芑荏菽麻麥秫蕡芥稰穛種稑而黍稷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者必及稌又釀者則以稻酒為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良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豳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吾將以娛吾老焉

說硯

端州于今為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

鬱溪東至高要縣為大水盖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内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爇豚膏然紙為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刓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黄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内得石自内傳之

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黯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為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礴謂之火捺聚而為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瘢相比謂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

剥蝕如蟲嚙謂之蟲蛀旁色赭者謂之䱉血邊其為眼不同有鸜鵒眼有鴝眼有象眼黄謂之鴝碧謂之鸜鵒眼不貴黄也員者為鸜鵒為鴝長者為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竒而無偶者也辨水巖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産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微黄黄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糢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眂其眼四旁若漬睛翳不明此淚眼

也形體略備光采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蕉鸜鵒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

亦有鸜鵒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抉之以為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為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為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說舟示戴生錤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王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

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赧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黄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粱録盖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蹋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

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澹妝濃抹總相宜之句名馬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彦翀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櫛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思詩大船榼鼓銀酒缸小船吹遂紅繡牕今則敗舫數艘無復傚歌按舞者矣

說緯

緯識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黄門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奥讖録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則是緯讖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户亡秦必楚已為緯讖兆其端矣迨新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内四出于是劉京謝囂臧洪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

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廡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為内學通五經者為外學盖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為所惑焉其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奥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奥于琅邪王傅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沈祕于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

李休則云旣綜七籍又精羣緯于國三老袁良則云親執經緯槩括在手于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賾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洛咀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其妙七業勃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郃陽令曹全則云甄極毖緯靡文不綜于槀長蔡湛則云少耽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

云該覽羣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丁鲂則云兼究祕緯于廣漢屬國侯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鈎河摘洛盖當時之論咸以内學為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于漢末不誣也然鄭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為説賈公彦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寖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備引緯候之

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兩周續之兼通五經五緯號為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氏公彦徐氏彦猶援以釋經杜氏公瞻歐陽氏詢虞氏世南徐氏堅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志所録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策問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說為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彥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讖緯之文使無駁雜令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令

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為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槩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說

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尚有待于補緝與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羣經既以四書
尚書講義須示天下文武大臣茲者易義又將刊布其
于詩禮春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
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
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
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為張士誠固守籍没豪族田按

私入之簿以為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
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
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
時歲額不完疑為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
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
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
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
之華亭不嘗析為婁縣乎既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額

則又何也比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
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
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
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高萊彌
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
又何策而可稍幾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
獘必洞然于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黄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

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黄遂為運道之咽喉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令其説具在惟是河挾沁汴泗沂諸水其

勢易强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刷河之説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分黄導淮别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令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之田半為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過歸仁高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害以為

當宁獻

曝書亭集卷六十

曝書亭集卷六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頌

御書大字蘭亭頌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羲畫結繩而後丕煥充文河則龍筴告期山則螺書徧刻禹功甫奏爰題岣嶁之碑周道方興厥有岐陽之鼓寫晉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

崖琢銘絶壁頒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

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

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

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騫翠珉表闕里之庭銀牓徧名山之宇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盖自倉頡沮誦以來洎乎鍾繇張芝而外六朝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

字萬殊祇有㑹稽内史冠書家而獨立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循洛師之舊典㑹江左之羣賢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莫及賺來御史宜酬金縷之餅穚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薛顔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徑寸之書罕覩非常之蹟

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題用璧宮牋

特書禊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規矩得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錄四十五家攷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牀爰邁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三辰於是相彼名區跅林屋青瑣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魚吹浪以通波健犦服裏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礦之村鉤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差

孚甾髮蔭之華棟承以豐趺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牆百堵融丘之土再成修竹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宇當中方閬苑之池臺裔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屬榮光欣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

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

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謂晉禊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為大宇

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

后羲輪昔賢百谷我

后滄津爰即勝地勒以豐珉鵉墨之治浮沫成淪有丹有雘有猗有陳有荃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

宸書鎮茲海垠三光轇轕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

綸如猗山壽於千萬春

贊

御書贊為李都運使作并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牓若雲漢之章于天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羣臣拜賜雖多恒出

萬幾餘暇臨倣法書至于專重其人

特書襃美則

異數也粵以屠維單閼之春
鑾輅幸浙金壺墨海肆筆成書爰
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頒恵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鹺膏脂不潤宜乎
天奬及之也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賛曰
維天有漢麗于秋旻我
后宸畫昭回式鈞湛露之施豐草先被
殊錫褒嘉必于廉吏

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為尚書事則春秋

帝曰咨濤汝

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

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愛

朕心是毘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匕

奎文介圭匪寶裴之玉陵琢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

孫小臣述贊實惟舊史占泰之交道長君子

退谷先生像賛

藤以為屋芥以為舟秋水是觀退谷是游娛老縣車之所藏書萬卷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為陶情之助而非玩物之求盖翁所志者纂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横流故窮年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休其從翁游者討傳神之微肖其未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下覩兹虬鬚鶴髮庶幾乎方諸乎藏史之在周

謝柔則像賛

子乎誰乎嶷然不語其有所思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

息乎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的之仙人江東之巢父乎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間寒暑說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鈎黨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為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桂父

煙雨歸耕圖自贊

鐪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為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我斯人誰為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箴

敬悦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嚶𡡉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食當念爾祖敬悦是式人有毀譽誣善則那式敬吾長其樂如何有忿必懲有欲思窒務去驕矜毋易嘲

叱一言快意四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悅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敬兄弟悅我言汝聆

甌舫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奕屏楸枰榑捐盧雉豈無樂方令以經史賓有端言主無苛禮罔稱人惡罔諛人喜第話桑麻勿論朝市勿湎勿沉𠒎哉君子

銘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肴誰與琢者李少微

古林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宫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渟不瀉以石為之出其下

城硯銘并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甎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為池水

周四面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流轉人間休寧吳于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

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主乎敬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厨蠧魚棄如字以上二句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復社賡交之書者也

史館硯銘

入巖幽劃地胏潤雲油屏滓織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

胏南狐言必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己未

記注硯銘

事春秋言尚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為私吾恥之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說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宣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石城甎硯銘秦對巖前輩所贈

石城甎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刋述勒休銘守勿失

翡翠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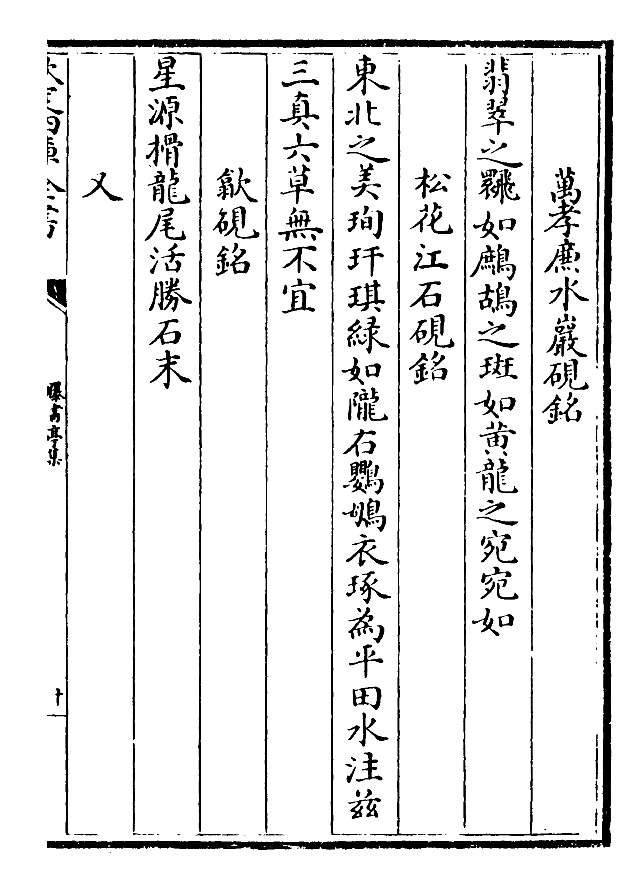
翠羽之㤇㤇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匳小言詹詹大言炎炎

梁吉士水巖硯銘

鸜之鵒之睥子瞭馬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先

蘄熊封蕉葉硯銘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久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毳如鷓鴣之斑如黄龍之宛宛如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玗琪緑如隴右鸚鵡衣琢為平田水注兹

三真六草無不宜

歙硯銘

星源㮨龍尾活勝石末

又

以爲澀筆不留以爲燥墨不收温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晝井地犂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温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卑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名視方寸

周琴山鸜鵒硯銘

鸜鵒鸜鵒看不足再三浴

曽彛士澄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頡沮手摶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渙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大耳硯銘

刵聑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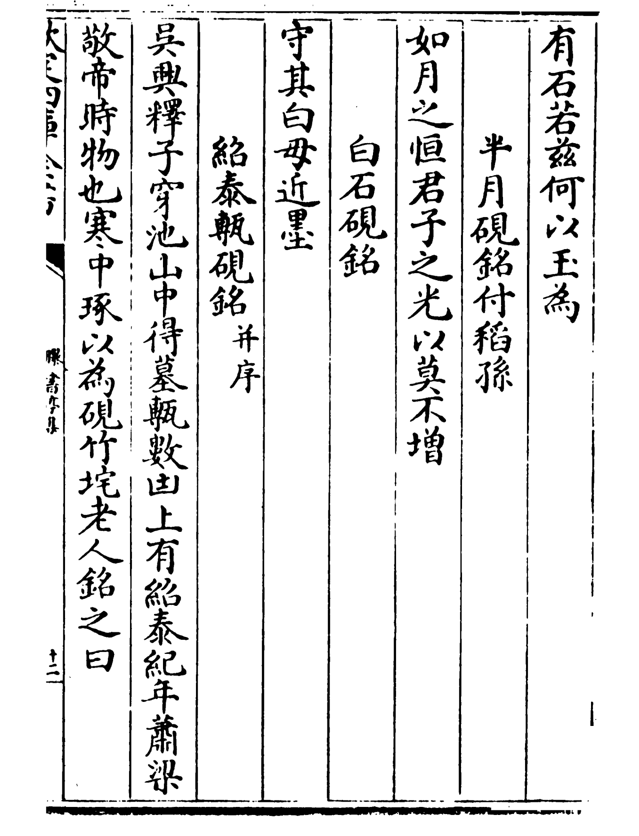
䱇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兮鳳兮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為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恒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紹泰甎硯銘并序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甎數由上有紹泰紀年蕭梁

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為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為硯質最良此銘泰瓿更宜墨其背有黄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碑磔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䱎血硯銘

采諸深淵䱎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爲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爲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汁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綯硯銘

九經之潭潔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鼉磯石硯銘

靈鼉磯左海圜沐日浴月衆水歸我懐斯石置棐几金星繁倍龍尾

著書硯銘背鎸寫照

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萬卷家所儲鼠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

心相於審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兌爲澤維心亨利講習

稻孫小硯銘 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蜂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

歸田廬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蜂坑者炎洲翠點滴深

界當心假我年長對此石曰唯

靈壁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黒均置書案昌我文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方神或守之祠以羊彝有六尊有六勒嘉名長壽㲉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

為先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新莽錢范銘

赤帝劒素王履莽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煎砂牀斑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萬里以寸度

之攝其晷漏也製器巧如是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静恒存惟庶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檠養之既固溢為聰明未聞膏竭

而燈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銘

人定初鼓鼕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觥銘

瓜蔓生瓜帶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絶魚鑰收獸錦裹沾之哉曰不可

官窯花澆銘

赬兮若魚尾之散餘霞潤兮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足比數亦何嘶于柴汝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當焦百毋或如豈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孝廉諱鳴盛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丙子舉于鄉乙

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苐種青葫蘆截為杯杓與俗殊叵羅鏨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莖斸中圜直方以為寶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兹器維則

古銅銃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吳燔其膚誰銷兹器改煎尊壺

辭

醉司命辭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用酒醩塗竈門謂之醉司命見幽蘭居士孟元老夢華錄盖自

南渡後廢不行矣家居逼歲除覩婦子祀竈適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日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譴告下人爾不神媚眚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悃悃肅肅大夫都尉研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予亦知予之過乎凡予所為吾闚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予如不信據觚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繽紛如

影投隙靡有小大各司其職巘項之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彤曰戺曰竈徃哉汝監孰為有罪告予非詭吾軼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墉于斗分野戟門二八翔予之舍予之先世秩祀孔虔户門井霤吾居一焉牲醴肥香有栖有筵有祝有相有籥有言及予之身流離瑣尾自牧徂坰舍城而市粟主數遷詸茅長水無恒安息遠近游遨持取吾土不忌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粤抗石淩濤歸視其突未黔而跑予之叱閭吾

得款睇西家主婦有媵有娣裒粉游紅玉瑱象揥鏡聽而兮狄香在袂維子之室有嫗無嫛鬠髙于蓬卓椎于髻炊彼㡴㢊不可瞻諦瘠予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劊蠟而爨封腴以嘗左𨶹右盂楚苗吳秔釀用酘酒薦我黄羊嗟予終窶脫粟糁羹并日而食或絕其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穅煙反于宅臭嚏目眊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歈哀絲豪竹迴腸蕩氣娛我心目維予之家詩書是讀井臼晨喧機絞夜續尺口才牙寒

號飢哭攪我夙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塞熱扇不通蛙鳴礎下雪灑于牕無冬無夏上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予之過寧有終窮主人聞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爾乃鍊香以燒翦紙而焚餳餻粉荔雜遝上陳注餅以酒盛食于盆藉醩漉滓塗之竈門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名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偊旅覼縷兩目醉不能語

零丁

零丁為陸士寅作 并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為人告訐辭連先生既而論釋游嶺南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旐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徼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受知先

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别水尚知歸先生獨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説軀體顔面皮軒眉廣顙豐兩頤口輔鬑鬑微有須去時壯齒尚未落肩胛頗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説裳衣少新製大布寛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裏臂孫孫孑孑蟣虱萃有時捫之擲

在地兩襠敝袴雙足扉寒肌生粟暑生痱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門方州部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丈方不自祕恒活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闓為德者君報者我

募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

即良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宫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關之克振宜横舍之聿新況乎檇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號肇紀吳年祖龍長水之鄉駟馬開元之府吳會于馬分地斗牛從此占星户户讀書入井西之圖畫人人譚理擅江左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媲文名于東馬干令升之晉紀允典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之宅五湖尚想丘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貽之説詩各繼微

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自開元
大歷以來屢興揆日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傾
隳𣥢萬之土雨旁風交愁漏濕蓋少雙鴛之瓦甃虛五鳳
之瓴一木既所難支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
之通都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史晨之家穀或卒乙
瑛之王錢聚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輸庫庶得授全模
于梓匠度巨室之几筵既作泮宮當成史克之頌有嚴
新廟重勒韓勅之碑謹疏

曝書亭集卷六十一